

極樂門

蔣漢

书 名: 极 乐 门  
作 者: 蒋 濮  
出 版 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市新魏路 5 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印刷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32  
印 张: 12.25 插页 1  
字 数: 253千  
版 次: 1990年10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定 价: 5.00元  
ISBN 7—80579—045—0/I·37

---

邮政编码: 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序□

蒋濮女士出小说集之际，我是来作“序”的了。可是，从世上惯例来看，“序”这样东西，怎么说也都仿佛是由一些比较“伟大”的人物来写的，于是乎，我好象也必得“伟大”起来才行，可对于这一点，却是不能不打个大问号的。被称做“伟大”的人物，总的来说一般都是博览强记者，而我，非但不博览，记忆力还极弱，更甚者，我直可以说是个疏懒之至的人。象我这样的人来作“序”，显然是不够格的，为己所计，自觉应“辞笔”为妙，可是，作为蒋濮女士在庆应大学文学研究院的指导教授，从身份来说，被要求作“序”是当然的事，同意作“序”也似乎应该是当然的事，如果拒绝，不仅不自然，尚十分失礼，于是，我便作起“序”来，只不过，文章虽写了，但恐怕与惯常的严格意义上的“序”文不符，仅仅是顺着我自己的风格想说什么就说几句罢了。

蒋濮女士到日本已有四年了，她曾

将自己作品的复印件送给我，我也读过，但“记忆力不强”的我，时光消磨，对作品的内容渐就有些模糊起来，现在要来写“序”，当然非得重新读一遍，刷新记忆不可，可由于出版时间的限制，若将全部作品重读一遍的话，势必得急急忙忙地赶着读，而蒋濮的作品，特别是她的好的作品，是不属于那种可以匆匆流览的东西的。

一个作家，他此时彼时所持的趣味，关心不同，对描写对象的选择方法等等不同，则，他的作品“成功不成功”也就不同。从鲁迅先生的作品为例，《高夫子》和《阿Q正传》的成功度就很不一样，我认为，《阿Q正传》是杰作，而《高夫子》却不好，至于说鲁迅先生是怀着什么意图写《高夫子》的，以及这篇作品又有什么社会意义等等，这和作为文学作品本身来说好不好，完全是不同的两码事。

同样，可以肯定，蒋濮女士的作品也每一篇各有每一篇自己的写作动机和意图，但，在这之中，我予以高评价的是《极乐门》和《死神手里拿的是迎春花》这两篇小说。我认为，这两篇作品是蒋濮女士至今为止在文学上所达到的最高的境地，作为作家的蒋濮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在这两篇作品中卓越地展现了开来。

也许是我的某种偏爱，我向来对能展现作者独特世界的作品特别感兴趣。拿中国古典作品来说，我特别喜欢《红楼梦》及《聊斋志异》中的某些片段和故事；还有《金瓶梅》是优秀的作品，它的迫人的力度甚至超过了《红楼梦》和《聊斋志异》，不过，它所展开的那个世界，在文学的“雅意”上，却又远远不如《红楼梦》和《聊斋志异》了。

《极乐门》所描写的，是一位即将走完人生途程的老教

授的悲哀。这位老教授是一个杰出的生物学家，高级知识分子，当然，他很有名，也很有社会地位，但是，他却缺少诚实地对待自己、对待人生的勇气，背着名誉地位的重负，他没有勇气诚实地正视自己的爱情，而在政治的风浪中，也总是比重视“学问的良心”更重视自己的“安全”。当然，这世上谁也不愿失去自己已获得的东西，这就是“人的弱点”吧。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不仅不例外，甚至仅仅是为了不失去已拥有的东西，而比林之浩老教授做得更糟糕得多的人也不在少数。我想，敢于深入到知识分子的这种内心去作真实的描写，应该说是《极乐门》在文学上的一个成功之处吧。

更值得注意的是，《极乐门》并不单单只停留在揭露知识分子的怯懦这一点上，文化革命结束后，主人公已过古稀之年，由于“老年痴呆症”而导致的意识丧失，反而使他摆脱了对人生的执着，从名誉地位等重负中解放出来，反朴归真，象孩子那样，对不喜欢的东西就直接了当地拒绝。另外，如老人所常有的现象，虽然现实意识模糊混乱，但对“过去”，却保有鲜明的记忆，这种对“过去”的鲜明的记忆，在混沌迷乱的“现实意识”中不断地潮涌浮现，于是，《极乐门》展开了一个奇怪的不可思议的感觉世界，一片被黄昏时分的，朦胧的悲哀所包围浸透着的世界。

《死神手里拿的是迎春花》可以说是和《极乐门》属于同一系列的作品。在这篇作品中，围绕着一个死者而登场的众多人物的过去的回忆和现实的思绪交错矛盾，于是，一个一个地对着过去，对着死者，或多或少不同程度地感到了歉意和负疚。但是，这种欠疚之情在人前是无法说出来

的，只是每个人心头的“秘密”，不仅如此，在追悼会的公式化的场面上，这些人按例都得称颂死者一番。但这种事先准备好的官样文章式的称颂，和每人心里涌动着的真实的思想情绪所差甚远，作为有着一颗肉心的人，一边喋喋不休着那些世俗间通用的落套话，一边却不可遏止地在内心深处翻搅着现在、过去……在这真实的矛盾着的两个世界之间，思绪情感不断地折腾、冲突，往返来回。

中国当代小说中，运用文化革命时的经验来写作的作品很多，必然，采用现在和过去交错手法的作品也不会少，不过，象《死神手里拿的是迎春花》那样，由过去的回忆和现在的思绪矛盾、冲突……从而烘托制造出一种不可思议的奇怪的感觉性气氛的作品我还没见到过，我想这或许该说是蒋濮女士的独到之处吧。

参加追悼会的发言者们用悼词辛辛苦苦，加心加意地虚饰起来的那个堂然皇然的世界，结果，被死者的妻子一下子就粉碎了！对她来说，丈夫去世，切肤之痛，神经自然紧张亢奋，而且，她是一名朴素的从农村来的妇女，因此当她听见人们在悼念中虚饰出来的丈夫的“幻像”，和自己直接血肉相触所知所感的那么一个丈夫相差甚远时，便终于不知不觉地忘记了党委书记事先关照她的话，忘记了应该顺应那一派虚饰出来的“堂皇”，情之所致、无法控制地顺口道出了自己丈夫的真实的人生故事……

《极乐门》中的林之浩教授是由于脑子昏聩痴呆，而反朴归真地回到了“第二童年时代”，否定了过去人生中的自己；在《死神手里拿的是迎春花》中，则是由纯朴的妻子说出真实来否定和击碎所有堂皇的虚伪，这里，虚和实的对

比更加鲜明，反差极大，并让人在“虚像”的破碎之中感觉到了一种讽刺的幽默，从而比《极乐门》更“激烈地”展现出了蒋濮女士的创作世界，光说“激烈”是不够的，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处，那两名男女大学生的对话，隐喻出这个满含虚伪真实咬合碰撞的世界，归根结底将被一个叫做“死”的奇怪的东西陷落，梦幻般地消融在那变化无常、虚渺可怜的人生悲哀之中。

蒋濮女士来日本后的第一部作品《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写的是亚非的悲剧。亚非是文化革命这个非常世界的产物，而文化革命结束后，社会标准价值观念等等都变了，这于他来说，无异鱼失去了水一样，如果把亚非比做“水栖动物”，那么，他的妻子倒是不知怎样，好歹适应了陆地的生活，或者，干脆他的妻子就是属于另一种土地的人也不一定。假如在异国的环境中仅只有他们夫妇两人的话，那么，亚非也许会走上他妻子所切切希望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吧。琳琳把丈夫叫到日本来，但是，就“没有水”这一点来说，日本和文革后的中国不仅没有丝毫不同，而且是比中国更苛刻的“陆地”，这对已形成了“鱼的特性”的亚非来说，无疑是个更为窒息的 world，人一旦被塑成某种特性，要改是很困难的，而“被塑”本身却又并不是亚非的罪过，不过，不管“罪”还是“不罪”，对于他失去了自己的“生存技巧”这一悲剧，并无任何变化，于此，即使是他妻子，也无计可施。

蒋濮女士将眼光投向被苛刻的命运之浪戏耍捉弄的人生悲哀，并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描写出这悲哀人生的悲剧诸相，这一点上她是成功的，这成功证明了她作为小说家的

才能。她还年轻，今后，她是就沿着这样的“视点”更深入地走下去呢？还是另外展现别样的世界？这我就知道了，不过，无论如何，她肯定是个有着丰富的可能性及发展能力的作家，对于她的将来，我怀着很大的期望。

**村松咲**

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

**（翻译：蒋濮）**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日

# 水泡子 | 水泡子 | 水泡子

## 1

老人们说清水河千回百转有九九八十一道湾。这八十一道湾中有一道湾，顺河筑了条不太高的堤坝，坝上排着一溜五间土垒的小矮平房，房子看上去破旧灰暗很不起眼，但打头那间屋子门口却挂着块崭新铮亮的木牌，上面白底黑字堂堂皇皇地写着“向阳公社红星大队铝制品加工厂”。厂里没设厂长，事无大小都由前二年夺权上台的大队一把手发书记亲自掌管。这小铝厂开张还不到半年，全部工人只有五个下放的知识青年外加哑巴，矮脚南稻和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水泡子。

“水泡子”，这名字来自他爹的一句话。四五年，乡里遭灾，闹饥荒，家里揭不开锅时他出世了。左邻右舍来向他爹妈道喜，可他爹却皱着眉，对着门前

奔流不息的清水河，叹了一口气道：“穷人家添娃，好比清水河里多一个水泡，不稀罕哪！”从此，人们就喊他“水泡子”，久而久之，几乎没人记得他的大名了。

每天清早，太阳刚升起不久，那光的利剑还未劈开弥漫在清水河上的薄雾，水泡子就拎着个小闹钟，象钟摆一样准时地出现在坝上。他身材高大魁伟，壮实得象头牛，脑袋也大，上面镶着大鼻子、大嘴、大眼，唯独耳朵小得出奇，干黑焦黄地蜷缩着，水泡子常常摸着耳朵，半真半假地自怨自艾：“耳大福大、耳小命薄……”说完照例“嘿、嘿”笑两声，他笑的时候脑袋微微右偏，鼻子眼睛都往下耷拉，嘴角上翘，直裂到耳根，整个脸显得傻乎乎地特别逗。水泡子一年四季总套着件不知从哪弄来的脏得发黑的破军装，两只袖子都齐肘部撕裂了，他也不补，任袖口拖下来遮过手掌，晃荡晃荡象古装戏里的水袖似地来回甩动；裤子嫌短，吊在脚髁骨上，从膝盖起直到小腿肚撕破条大口子，用一根象线一样穿在布上的铝丝将破口两边胡乱地绞在一起。水泡子把长长拖下的破袖口一甩，手里提着钟，用庄重得象皇帝上早朝时的神情看了钟一眼，扯直嗓门喊：“上工，上工……”音未落地，他的眼光便扫向坝下，声调陡然提高：“矮脚南稻，聋啦！天天要人催……龟孙子儿，扣你一天工，才晓得爷爷厉害……”

“来了，来了……”矮脚南稻忙不迭声应着，慌慌张张爬上堤岸，畏怯地看水泡子一眼，侧身从他面前小心绕过。水泡子咧开嘴，露出满足自得的笑容，眼光中跳动着轻蔑和嘲弄：“鸭子长大啦？我等鸭蛋吃……嘿！这鸭真是你的种，白吃不长个……”

矮脚南稻涨红了脸，支支吾吾地争辩：“大、大了一点……”

“哈哈！……”水泡子开心地笑了。

矮脚南稻二十四岁，和水泡子正相反，长得干瘦矮小，仿佛在横和竖两个方向上都只有水泡子的二分之一，望去就象还未发育成熟的十三四岁的孩子，因此落下“矮脚南稻”这么个外号。他是发书记老婆娘家表兄的远房侄儿，原来住在镇上。家里有一个又瞎又病的老娘和一个妹子金娃，全靠他摆小摊糊口。文化革命清扫资本主义势力，他也被“清扫”到乡下，身小、力亏、干农活连一个人的口粮都挣不下。总算天不绝人，转弯抹角投在发书记门下，安在厂里，和哑巴及知青们一样，一月二十五元工资。他除了吃饭外，其余的钱统统带回家，加上妹子替人缝缝补补，勉强能把日子混下去。在厂里，上工之余，他养了两只鸭子，每天清晨，他领头，鸭子随后，排成一行摇摇摆摆下清水河，然后，他站在岸上，恋恋地看着它们戏水玩耍，直到水泡子喊他上工才离去。矮脚南稻进厂三个月了，成天闷头干活不说话，偏是水泡子瞧他不起，常常找碴儿欺负他，还动不动差他递烟拿水侍候自己；矮脚南稻自知敌不过水泡子，只好忍气吞声由他欺侮，实在闹急了，便用讨好的目光可怜地盯住水泡子：“别闹，等鸭子长大，我煮鸭蛋你吃……”可说也奇怪，他养的两只鸭子和他本人一样，就是长不大，别人的鸭子早就脱毛换羽了，可他的鸭子还是一身干黄的短绒毛，“吱、吱”尖叫着象个小毛仔。

上工后，水泡子第一件事就是从破上衣的口袋里掏出

个皱皱巴巴的小本子和半截铅笔，他用关节粗大的手指费劲地捏住笔，放在舌头上舐一舐，歪着脑袋，极其认真地在本子上画些横杠和圆圈，边画边唱歌似地报道：“小张按时出工，一道横。”“小李迟到三分钟，一个圈。”

小张、小李、小……都是知青。小李一听不服气了，摇摇齐肩的短辫，声音又尖又脆：“水泡子，你狗眼看人，哑巴比我晚到，你怎不画圈……”

“哪个讲……讲他晚……”水泡子口吃起来，象怕什么似地伸开粗黑的五指盖住小本子。

“就是晚！……哑巴是发书记的弟弟，你就偏向……”知青们哄起来。

水泡子发窘了，脸也有些微红，但他突然大鼻子一抽，大眼直瞪，变色道：“吵么的？发书记让我管你们，我讲咋就是咋！……”说着翘起腿，威风地摇摇脚上穿的土黄色大头劳保皮鞋，用手在小腿肚上连拍几下：“瞧瞧这鞋……你们怎没有？……不服气就是不中！……”

这大头劳保皮鞋是水泡子真正得意的东西，它是发书记亲自奖给他的。全厂除了水泡子，谁也没有这样的鞋，就冲这点，也足够水泡子傲气的了。这小铝厂生产一种高压线路上用的铝制电线匣，共分三道工序：首先是从国营大铝厂里运来的下脚料铝灰过筛，把灰里残存的铝筛出来；第二步就将筛出的铝用坩埚熔化，浇模子，待模子冷却，倒出成品；再就是锉锉、修修，把成品弄得光洁漂亮些。水泡子干的是全套工序中最关键的一环，掌坩埚，倒模子，工资全厂最高，一月三十三元。因此，他平时颇为自负，矮脚南稻自不必说，是他日常的“下酒菜”，就是几

个城里下放的学生，他也大有不放在眼里的气势。只有对于哑巴，水泡子不敢自大，凡事都让三分。哑巴是发书记的亲弟弟，自小又聋又哑，但人却机灵得出奇，一双眼睛成天转溜着，什么都瞒不过他。二十六岁的大小伙子，因为残疾，虽有发书记四处张罗，至今仍没说上媳妇。在厂里，哑巴很知道自己的“身分”，总爱沾点小便宜，常常偷个懒，取个巧什么的，水泡子对别人很计较，对哑巴总是开个眼闭个眼，因为好歹是发书记的亲兄弟，而要不是发书记，他水泡子又怎能得到这一月三十三元的好差事哩。说也怪，这厂里除去哑巴不算，矮脚南稻和五个知青都是托亲靠友，香烟老酒地才被发书记“照顾”进厂（多少比在生产队挣工分强！），唯独水泡子和发书记没什么拉扯的关系，也不知发书记怎么会调他来厂的，或许，是看中了他特大的身个和牛一样的力气吧。

掌坩埚这地位虽然让水泡子感到得意，可也有一样不好，就是每次倒模子时熔化了的铝汁火花四溅，水泡子脚上的鞋子因此要不了几天就得穿窟窿，为了省鞋，水泡子就干脆打赤脚，用皮肉硬抗……大约是为这种苦干精神所感动，一天，发书记当众奖给水泡子一双崭新的大头劳保皮鞋，同时将一个同样崭新的双铃马蹄闹钟交给他保管，并宣布：“今后谁迟到、早退、偷懒，水泡子就来告诉我……”这一下，可把几个知青坑苦了。以往，一来他们都是四五年的“老知青”了，谁心里不窝一口闷气；二来，他们都清楚，什么队办企业，说穿了就是发书记口袋里的银行，吃喝玩乐，拉关系、走邪门的钱库，所以谁肯认真卖命干活，不过是面子上装个相。可水泡子偏偏死心眼，干

起活来象不要命。他力气大，手脚又麻利，一人顶几个。往常，他就看知青们不顺眼，一天穷叨叨：“哪有个干活样！”少不了还要在发书记面前打打小报告；现在，更是腰硬气粗，名正言顺地拿着鸡毛当起令箭来，他不识字，想出画圈画横的记录方法，每天过分过秒地计较出工时间，知青们真把他“恨”得不行。不过，话说回来，大伙心里其实都明白，水泡子人并不坏。平时，不论谁有了难处，只要喊一声：“水泡子，帮个忙……”他总二话不说就替你办了；特别是小李，女娃力小，从轧稻到打柴，几乎所有的重活都给水泡子包了。但，只要一上班，他就成了世界上最苛刻的工头，会为了迟到一分钟而给人画圈子，也会堆起满脸讨好的笑容，吹毛求疵地向发书记汇报除哑巴之外厂里的每一个人……逢到这时，知青们便闹闹嚷嚷，七嘴八舌讥讽或笑骂水泡子：“发书记有眼，挑了你这条好看门狗……”

“也不瞧瞧自己，吃的啥？穿的啥？人家发书记又吃的啥？穿的啥？犯着那么实心卖命吗？！”

“……天生属狗的，发书记的巴儿狗！……”

但随你再骂，水泡子从不动气，总是脸上挂着他所特有的傻笑，反复念叨：“嘿嘿，这怎么讲，这怎么讲……”有时，骂狠了，水泡子也会惶恐起来，用茫然不知所措的目光看看这个，又望望那个：“……发书记人不赖，调我进厂，……”说着照例翘起脚，伸手在小腿肚上拍两巴掌：“还有这鞋……不好好做活，对不起人嘛！”

偶然，水泡子也会悄悄凑到哪个知青身边，轻声轻气地说：“莫记恨我。让你们好生做活，还不为你们好……”

发书记是书记，头儿，好好干活，在他面前落个表现好，你们就能上调，当工人，回城去……我嘛……嘿嘿……”他又傻乐了：“也不想你们的进城、上调。我只想能老留在这厂里，挣几个钱，积起来，给我那两个兄弟一人娶上一房媳妇，也就对得起死去的爹娘了……”说到这，他不笑了，脸上骤然现出一层悲哀的颜色。

## 2

水泡子是个苦命人。刮共产风那年，爹妈相继饿死，于是才十五岁的他就成了两个八岁和六岁的小弟弟的唯一依靠。他象牛一样干活，才勉强糊住三张口。在他二十岁上下时，一些好心人张罗着给他说明，可是，水泡子穷呵，除了爹妈留下的两间破草房和两个张着嘴要吃要喝的未成年的弟弟外，他一无所有，哪家父母肯把女儿给他呢？！五年……十年……弟弟长大成人了，但水泡子却错过了农村青年找对象成亲的年龄，快三十了，还是光棍一条。

这一带乡里的农民，个个会唱几句山歌，水泡子也爱唱，虽说声音不怎么样，又粗又涩，听来有些刺耳，但他却有一种特殊的天赋，能够即兴编词，出口成章。他常常会扯直了嗓门，自编自唱地来上一段：“进门一盏灯，出门一把锁，我也望着灯，灯也望着我”，或者“一个人干活象狗打圈，两个人干活赛神仙……”

“啊哈，水泡子想老婆……”听的人们便哄笑起来，纷纷拿水泡子逗乐：“订下哪家姑娘了……”

“啥时摆酒，我们包钱恭贺你……”

“新娘子漂亮吧？……”

水泡子困窘地笑着，两手直摆：“瞎扯！瞎扯！”说着，右手忽然向胸脯上狠劲一拍：“什么老婆，老子不要那玩意儿。哼！不是吹牛，老子早要的话，十个八个都有了……”

“哈哈！……哈哈！……”人们大笑起来。“水泡子不牛皮，硬是老婆送上门都不要……”

这指的是四年前的事。

四年前的一天，有个不知从哪来的要饭的年轻妇女，晕倒在水泡子的破草房门前，给隔壁常替水泡子弟兄看门的最爱管闲事的多嘴奶奶瞧见了，救起来，扶进水泡子屋里，在床上躺下。给她吃了些东西后，多嘴奶奶就盘问开了，但这女人光哭，不说话，问了半天也只知道她家乡发大水，亲人都冲散了……见她哭得太伤心，多嘴奶奶心里也不好受：“唉，挺好个女子，年轻轻的，遭这大罪……”想着，她突然冒出个念头：“这女子没依没靠怪可怜的，把她配给水泡子倒不错……”多嘴奶奶一辈子好管闲事，热心热肠，想到就做，她看看天黑了，也不明说，只让这女人就在这屋里过夜……那天，水泡子两个兄弟恰好派外出工没在家，水泡子在外灌了点酒，耽搁到夜深才回去……谁都认定水泡子时来运转，白到手个老婆了，可是——照许多人的说法是“这小子没点汉子气，胆子小得象老鼠屎”——水泡子自己弄点草在灶房里睡了一夜，第二天竟让那女人走了。临走，还送她五斤米，十元钱。气得多嘴奶奶见人就叨叨再不管他的事了。几年来，有些人总爱提这要

饭的女人来耍弄水泡子：“……你小子平时省得点灯都嫌熬油，怎么对这女人这么大方？！就不信，你他妈没动人家？……”

水泡子最听不得这句话，一听就急，脸红筋涨，立眉横眼地赌咒发誓：“哪个动一指头就是婊子养的！老子明人不做暗事，要就明媒正娶，偷偷摸摸地算啥……再说……”吼喊几句后他的声音会突地软和下来，象害羞似地垂下头，声音很小地说：“人家有男人，孩子，给水冲了，死活不知……人心肉长的……”

也许是凑巧，总之，自那女人事后，就再没人给水泡子提过亲。年复一年，水泡子对自己的事也就绝了念头，只巴望盖上几间房，早日给两个兄弟成亲。为了达到这个愿望，水泡子勒紧裤带，苦累苦做。但那几年，天天变花样，队里生产上不去，工分值很低，弟兄三人仅能糊住口，哪里还有余钱？！亏得发书记，把水泡子调进小铝厂，一月三十三元，在这个偏僻贫苦的乡村，就等于捧上金饭碗啦！水泡子决想不到自己会交上这样的好运，自然感激涕零。从此，发书记在他心目中就成了天下第一能人！当然，他也知道在发书记上面还有一层又一层的大头子，但这些人对他水泡子来说，是太高太远了，摸不着，够不到。所以，他只承认发书记，只崇拜发书记；他听话，讨好，指东不往西，这都因为，他坚定地相信，既然发书记的一句话就能使水泡子一月拿三十三元，那么发书记的十句话，一百句话又将给水泡子带来什么呢？！

在厂里，水泡子为了多积钱，早日给兄弟娶亲，真不知怎么俭省才好，一根咸菜恨不得分两顿吃，一分钱恨不